

《限時故事》【2022.10.25 完結】

作者: 赴風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限時故事.序章

限時故事.序章

三年前，城內某高級西餐廳。

穆青松低頭偷看手錶，晚上七時二十一分。

時間尚早，可是穆青松感到和同桌的女生，已再無任何話題可聊。

三週前，穆青松與這位女生在一場生日會相識。生日會主人翁是穆青松的中學同學，這位女生是那位中學同學的大學同學，大家同被邀出席。在被半推半就下，穆青松與這位女生略有交流，大家交換聯絡方法。經歷一段時間的互傳訊息，穆青松知道約會見面是理所當然的禮節，甚至是把關係更進一步的關鍵，因此他只好硬着頭皮邀請女生一起吃晚餐。

說是「硬着頭皮」，因為穆青松知道自己每次約會見面，都能完美地把氣氛搞砸。

「謝謝你訂了這家餐廳，環境真好。」女生說。分了神的穆青松驀地抬頭，支吾回應道：「不，不客氣。」

這段對話後，雙方又陷入沈默。從七點來到餐廳坐下開始，雙方已經不時陷入這種讓人尷尬的沈默之中。穆青松努力思索有甚麼可以分享的話題：公事？能談的都談過了；私事？初次約會不宜聊太深入；新聞？說太沈重的話題並不恰當——

「不好意思，要您們久等，主菜到了。」餐廳侍應把食物端來，恰好可以打破冷場。「啊，好豐富！」女生笑道。為食物拍下照片後，兩人開始用餐。就在此時，餐廳的舞台位置亮起了燈光。

「大家晚上好！我們的爵士樂樂隊將會為大家表演，希望為你們帶來一個輕鬆愉快的星期五晚上。」樂手用麥克風打過招呼，抒情柔美的音樂悠然響起。

「哇，真棒！」女生笑着說。「你喜歡爵士樂嗎？真有品味。」穆青松聽到女生的問題，一時間卻未想到該如何回應。說實話，莫說是爵士樂，穆青松對音樂根本毫無研究——之所以選擇此西餐廳作為約會地點，也僅僅是因為知道這裏會有表演，萬一遇到冷場時也可以有節目觀看。

「嗯，我，」穆青松尷尬地輕咳一聲，再繼續說下去：「這樂隊表演得不錯。」穆青松嘗試避重就輕，他害怕被她貿然標籤為「喜歡爵士樂」的男士，可是他之前在這餐廳吃過晚飯，聽過表演，這句評價還是由衷而發的。

「啊，你喜歡聽音樂嗎？」女生聽了穆青松的回應後，帶出一個更讓他困窘的話題。「我也喜歡聽音樂，上週陳飛凡演唱會我有去看，真是十分棒！你喜歡陳飛凡嗎？」

「我有聽他的歌曲。」穆青松回應道。陳飛凡是城內最有名的男歌星，可以說是無人不曉的程度，每次他舉辦演唱會，都會為城內帶來一陣騷動。穆青松腦海開始回憶陳飛凡的各首歌曲——應該和她分享自己喜歡哪首歌嗎？那首訴說光陰飛逝的《懷錶》？抑或那首描述分手的《京都道上》？還是...

...

「真好啊！那你有沒有去他演唱會？」女生主動追問。

「沒有。」穆青松道出事實。女生對這答案並不驚奇，她甚至似乎已經預料了這答案，徑自繼續分享道：「那個舞台設計真是華麗極了，我去的那場，還請了他的緋聞女友歌手做嘉賓，大家轟動得不得了……」

儘管穆青松一直專心地聆聽着女生的分享，也嘗試順着話題回應，他內心卻隱隱知道，自己的表現已讓人徹底失望。

未幾，兩人用膳完畢，女生離席整理妝容。穆青松看看手錶，只是晚上八時十五分。環顧四週，旁邊不少顧客在酒酣耳熱間唧唧我我，舞台上的爵士樂樂隊繼續表演。穆青松把注意力放在樂隊上。

穿得整齊端莊的樂手們，正全神貫注地演奏樂器，用醉人的樂曲烘托餐廳氛圍。聽着這些輕鬆的旋律，看着樂手陶醉的表情，穆青松心裏泛出難以名言的感覺。

能夠如此全情投入於一種事物，到底是怎樣的感受？

穆青松陷入自己的思緒之中，以致女生回來了，他也竟未察覺。到他回過神來，只見女生已坐下，正在低頭看手機。穆青松為自己的無禮道歉，女生客氣地表示不要緊，並繼續在手機使用社交媒體程式。

「對了，上次見面聽你說沒有Instagram，之後有沒有開個賬戶？」女生問道。穆青松一怔。

「沒有。」穆青松答道。女生沒有追問下去，穆青松亦沒有繼續說下去。

晚上八時三十三分，穆青松和女生步出餐廳。女生表示約了另一班朋友去酒吧喝酒，兩人在餐廳門外道別。穆青松等到女生離開視線範圍，才動身離開。起步之際，他隱約聽到餐廳裏傳來掌聲，似乎樂隊剛完成了一節表演。

「希望為你們帶來一個輕鬆愉快的星期五晚上。」穆青松腦海響起剛才樂手的說話。

穆青松一邊默默想着，一邊起程乘車、回家、休息。

直到今天，每當穆青松偶爾回想起這次人生之中寥寥可數的約會，儘管許多細節他已沒有印象，可是樂手的那句說話，穆青松至今仍不能忘記。

第一章

星期一上午九時四十八分，金融商業區XX商業大廈三十七樓，YY國際貿易集團物流事務部。

在穆青松辦公桌上的電話一直響個不停，但每次電話一響起，穆青松已敏捷地提起話筒，熟練地和電話對面的人員交談着。

「早安廖經理，上週的訂單已經處理好了，貨物本週四就能到達港口，我會一直跟進，到時候跟你再聯絡。不客氣，是我工作本分，好的，到時再聯絡。」

「你好Miss

Chan，是的，有關當局說那份申請的所需文件不夠妥善，要煩請你再提交補充資料，具體的要求就在電郵詳細寫了。是的，我完全理解，真的非常不好意思，我們會再看清楚的。是的，真的非常抱歉。如果能在星期三備妥就最好了，我一收到文件就會和當局洽商，批文可以在星期五準備好，你可以放心。是的。是的。真的很不好意思。謝謝你。是的，星期三。謝謝你。」

「早安Bryan。我認得你的電話號碼了。你說的事情我已經向法律部的同事請教了，他們覺得風險太大了，你還是再考慮清楚吧。我是跟Sophia問的，一直和她有些公務來往，她挺樂意幫忙的。是的，我問清楚了，其實你自己也很了解這種事情的風險吧。是的，你再考慮一下吧。不客氣，舉手之勞。」

如是者，穆青松一直在辦公桌上處理各項事務，直到午飯時間。看看時鐘，穆青松從辦公桌站起來，略一伸腰，離開了公司。金融商業區的餐廳琳琅滿目，可是穆青松需要的只是一家咖啡店，只是一杯熱咖啡。他匆匆地走進另一座商業大廈裏的連鎖咖啡店，靜靜地在隊伍後等候。十分鐘後，終於輪到他了。「不加點吃的嗎，先生？我們新推出的碎蛋沙律三文治很受歡迎喔。」咖啡店店員問。

「——嗯，好。」

也許店員是對的，穆青松需要的是一杯熱咖啡和一個三文治。

午飯過後，穆青松回到辦公室繼續工作。「你好George，還記得上次開會時我上司說過需要的資料嗎？希望你能盡快把資料交給我們」「小張，你應該也聽說了，高層說下個月董事會會議的報告要提前準備好，星期五要交出初稿，拜託你提早在星期三中午前處理好季度數據，然後交給我」「打擾你了May，有些事情想請教你，是有關」

勞碌一整個下午，打完最後一個電話，已是下午六時半。被人追問，或是向人追問，每天如是，星期一尤甚，這對穆青松來說已是習以為常。看一看時鐘——下午六時半了，穆青松默想，然後抖擻精神。

加班的生活，現在才正式開始。

向小張提及的董事會報告，穆青松也是在今天下午才得知須提前準備好。本來計劃好的工作流程一下子被打亂，他現在需要把一大堆工作壓縮在幾天內完成，才能趕上新的限期。然而這種逼迫的工作節奏對穆青松來說也並不陌生，他不慌不忙地在電腦上把報告逐頁敲出，嗒嗒的鍵盤聲在寂靜的辦公室響着，一直到晚上十時四十二分。

「差不多了。」穆青松自言自語，然後從辦公桌站起來，收拾整理，離開了辦公室。雖然工作還未完成，可是最迫切的部分已處理好，而低效率的加班百害無一利。在這樣一所大公司，比他拼搏的俯拾皆是，比他懶散的也大有人在，實在不應以瘋狂的工作時數證明自己存在價值，穆青松頻頻這樣告誡自己。

步出大廈正門，穆青松準備橫跨馬路，前往對面的巴士站乘坐巴士回家，卻見小張恰巧也在那裏。穆青松不禁一怔，隨即想起剛剛在趕工的董事會報告。小張隸屬市場部，負責整合分析市場數據；董事會報告需要提早在星期五完成初稿，當中涵蓋大量季度數據，小張的勞力必不可少。

簡而言之，小張加班和自己一樣，也是理所當然的。

穆青松觀察小張，只見小張正低著頭，聚精會神地注視手裏的手機，沒有察覺到身處對面馬路的穆青松。

穆青松躊躇片刻，隨即轉過身，往大廈的背面方向走。

他打算坐地鐵回家。

地鐵站處於巴士站的相反方向，距離XX商業大廈有二十分鐘路程，乘坐一小時地鐵後，走路回家又需要二十分鐘。不過比起和小張呆在一起等巴士，這些時間對穆青松來說完全不是問題。這倒也不是因為穆青松和小張之間有甚麼芥蒂，事實上，小張和穆青松在公事上一直合作無間，他甚至可算是穆青松在公司裏關係最要好的同事。

只是，現在的穆青松，沒有甚麼可以和小張說。

穆青松一邊默默走着，一邊嘗試漠視身旁的燈紅酒綠。晚間的金融商業區與日間相比，是另一種繁華熱鬧，載歌載舞的酒吧，充斥着各式各樣的人——需要尋歡的上班族，需要作樂的年青人，需要賺錢的酒吧員工。穆青松眉頭輕輕一皺，托一托眼鏡，加快了腳步。他想快點去到地鐵站，然後乘車、回家、休息。

突然，他被路邊一間店鋪吸引了注意力。

穆青松停下腳步，往這小店望去。

這是一家鋪面窄小的店鋪，店面以日式風格裝修。深棕色的木紋趟門外，掛着深藍色的花紋短簾；短簾外掛了兩個紅燈籠，每個燈籠都寫着「關東煮」三個字。與附近五光十色的酒吧相比，這關東煮小店可算是毫不起眼。儘管如此，穆青松還是對這店鋪很在意。

這小店一直在這裏嗎？穆青松心中暗忖。雖然穆青松甚少乘坐地鐵，不常經過這段路，可是在這商業區工作了六年，他自負已很熟悉附近的環境，因此現在遇到一家自己沒印象的店鋪，不免感到突兀。

透過店門的茶色玻璃窗，穆青松朝店裏瞥了眼，看到裏面有一張長長的料理桌，一個作日本廚師打扮的男人站在後面，面對料理桌的位置放了三張高椅，店裏沒有其他人。穆青松想起自己還沒有吃晚飯。他拿出手機，看看時間——是十一時。

現在進去點份簡餐，趕快吃完回家，也不至於太耗時。

於是穆青松拉開小店的木紋趟門，往店裏走去。

* * *

「歡迎光臨。」站在料理桌後的店長向這位客人打招呼。穆青松點頭示意，順手拉開最近門口的椅子坐下。店鋪裏面燈火通明，與外面黯淡的裝修形成對比。穆青松往料理桌望去，看到分隔成一格格的長方形熱湯鍋裏，放滿了各種食材——雞蛋、海帶、蘿蔔、冬菇、芋絲、竹輪，還有很多說不出名字的食物。穆青松隨意往其中幾格指了指，片刻間店長就準備好一碗熱騰騰的關東煮，端到穆青松面前。

穆青松拿起木筷子，正要在这安靜的空間用膳，忽而「霍！」的一大聲，身旁的木紋趟門被大力地趟開。

一個身材矮小，打扮性感的少女站在門口。

她穿着白色露肩上衣和黑色皮質迷你裙，腳踏黑色綁帶高跟鞋，臉上化着精緻的濃妝豔抹，可還是掩飾不了那稚氣感覺——最少，在穆青松看來是這樣。

「坐進去呀！」少女往店裏掃視一眼，隨即不客氣地嚷道。穆青松一愣，才意識到這句話是對自己說的。

「我？」

「當然是你呀！裏面那麼多椅子，你偏要坐門口！」少女說。未等店長開口，穆青松已一手夾起公事包，一手推着自己那碗關東煮，連人帶物移到最靠近牆壁的座位去。

「喂小姐我拜託你了，不要對我的客人呼呼喝喝！」店長對着施施然坐下的少女說。雖然店長裝作語氣認真，卻也實在沒有呵斥的感覺。「這位客人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」店長向穆青松欠身示歉。

穆青松心想這兩人似乎是互相認識的，同時開始後悔踏進了這店鋪。他低頭看着面前那碗關東煮，再次拿起木筷子，打算盡快吃完，盡快離開。

「帥哥客人，你叫甚麼名字呀？」少女坐下後似乎心情很好，她左手托着臉龐，上身轉向穆青松，喜孜孜地向他搭訕。「你又來了！」店長再次訓話，可是少女立即反駁：「你管我！帥哥客人他又不介意。」

穆青松其實很介意，可是他還未能回應，少女已繼續逼問：「所以你叫甚麼名字呀？還是你喜歡我叫你帥哥？那就叫帥哥咯？」

「我叫Quinton，」穆青松略不耐煩和不安地回答。「請、請不要叫我帥哥。」

「那麼你的中文名字呢？我想知道你的中文名字呀。」少女得勢不饒人。

「你叫我Quinton——」

「我問你的中文名字！你難道沒有中文名字嗎？不准說謊，誠實作答！」少女莫名其妙地發脾氣，她越過隔在他倆中間的椅子，靠近穆青松，有如要對他逼供。

穆青松被這突然而來的咄咄逼人弄得很窘迫，他甚至想不出一個假名字矇混過去。

「喂！真夠了！」店長對少女喝道。少女向店長瞪了一眼，沒有說話，也沒有後退。

「穆青松。」突然，穆青松就對這陌生少女透露了自己的名字，連他自己也感到詫異。

「穆青松嗎？」少女重複一遍，側着頭思索。「好古舊的名字！你是古代人嗎？」

「喂！你的關東煮，趕快吃完給我走。」店長打斷少女的話，把湯碗端到她的座位前。少女轉頭回望，歡呼一聲：「呀！食物來了！」隨即就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單手捧起湯碗，喝起湯來。店長沒好氣地盯着少女，並嘗試用眼神向穆青松表示歉意。

「你少來了，惹不起的客人我自然不會惹。」店長的小動作逃不過少女的視線，她毫不留情地揶揄店長。「那麼帥哥客人，你在這附近上班嗎？做甚麼的？律師？會計師？」少女用木筷子夾起竹輪，一邊咬着，一邊繼續向穆青松搭訕。

「嗯，類似吧。」穆青松按耐住肚裏的怒氣，敷衍地回應。穆青松在公司的職銜是平平無奇的「物流事務部經理」，並不是惹人豔羨的職業，可是他無意把自己的事情告訴這位陌生少女。

「哼，敷衍我。」少女不屑地扁起嘴巴，用木筷子戳着碗裏的蘿蔔說：「名字恐怕也是假的。」

「名字是真的！」這次穆青松真火了，可是他立即意識到自己那不友善的語氣，隨即把情緒壓抑下來。少女滾着圓圓的大眼睛，直直地看着他。

「Quinton是我的英文名字，穆青松是我的中文名字，公司的人要麼叫我的英文名字Quinton，要麼用中文叫我穆經理，沒有人會這樣直呼我中文全名。」仿似要為自己辯護似的，穆青松一口氣說出這番事實。

「知道啦！」少女聽得不耐煩，她沒趣地把臉轉開。穆青松盯着她，沉默片刻，才默默吃起關東煮。

「喂！」靜不到十秒，少女又再把臉轉過來。「那你為甚麼不問？」穆青松把口裏的食物嚥掉，肯定她是對自己說話，卻對她在說甚麼毫無頭緒。

「問……甚麼？」

「傻，我叫甚麼名字呀！你為甚麼不問？」少女莫名其妙地被穆青松逗樂了，她咯咯的笑起來，清脆的笑聲聽起來有點像掛在門邊的風鈴。

「我沒興趣知道。」穆青松心裏回答，可是他猜想這答案會觸怒少女，而他只想安靜地吃完這碗關東煮。

「嗯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穆青松故作輕鬆地問。

「狄美亞，」少女很高興地回答。「我叫狄美亞。」她自覺風趣地重複一次。

「嗯，狄美亞。」穆青松點一點頭，他實在沒精神去想合適的客套回應。

狄美亞先是盯着穆青松的臉，然後，她突然逼近他，衝着他面問：「你是不是覺得我的中文名字很奇怪？」「不，不奇怪。」穆青松不敢亂說話，卻下意識迴避她的眼神。

「喂，你真夠了！」店長對少女訓話。「你才夠了！閉嘴專心煮東西吧！你的關東煮難吃死了！」狄美亞把頭轉向店長，呼喝起來。

「哈，對了，這是我的舅舅，他三十歲人，突然有天說要創業，就在這爛地方開了這爛小店，你說傻不傻？」穆青松以為少女放過了自己，豈料她又衝着他搭話，還分享了她和店長的關係。穆青松看看店長，只見他一臉尷尬。

這碗關東煮自然不是絕頂美食，可是也不至於「難吃死了」——最少，它為穆青松填飽了肚子。穆青松嘗試以平實的語氣表達自己看法。

「我覺得這碗關東煮很不錯。」聽到穆青松這番話後，店長和少女卻愕然了。

小店變得肅靜，有如未有客人來到一樣。

這突如其來的肅靜讓穆青松很不安，好像連空氣也在責怪他說錯了甚麼似的，於是他只好匆匆把剩下的食物囫圇吞掉。狄美亞一直注視着穆青松，不發一語，直到他拿出錢包結帳後，才再說起話來。

「喂，穆青松。」這時穆青松已從椅子站起來，並在心裏提醒自己，無論如何不要再搭理這女孩。可是當聽到自己的名字時，他還是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動作。穆青松悄悄深呼吸一下，鼓起力氣，用禮貌但帶有隔膜的表情看着狄美亞。雖然和她四目交投，但穆青松知道他那厚厚的黑色鋼框眼鏡，可以勉強埋藏他那疲憊無力的眼神。

狄美亞向穆青松伸出手掌，說道：「手機，拿來。」

穆青松呆看着她。

「拿來啊！」狄美亞不耐煩地呼喝。

「你.....要我的手機做甚麼？」穆青松摸不着頭腦，他一邊小心翼翼地提問，一邊遲疑地從西褲口袋拿出手機。

狄美亞嘻嘻地笑起來：「問甚麼，你又不會後悔的。解鎖呀，快。」穆青松照着做了。

「有玩社交媒體嗎？古代人。」狄美亞問。「有Facebook，沒Instagram。」穆青松答。狄美亞啐了一口：「果然是古代人。拿來！」穆青松還未反應過來，手機已被狄美亞搶掉了——然而她是搶得多麼容易，不需花一分多餘氣力。

狄美亞敏捷地在手機上左按右撥，穆青松驚訝地看着她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應該要如何反應。

「好！替你安裝了Instagram，帳戶也幫你開了，看！然後在搜尋欄輸入這個名字.....按追蹤.....成功！你這就追蹤了這爛小店啦！」穆青松看着這個「被追蹤」的帳號，用戶頭像是這店鋪的正門裝潢。

「哼！這樣不就幫你騙多個粉絲。」狄美亞洋洋得意地對店長示威：「從十六個到十七個，這次還要頭一回是真客人，不是你的豬朋狗友。」穆青松望向店長，見他既怒既羞，似乎恨不得立即把這外甥女趕出去。

穆青松正想取回手機，狄美亞卻突然叫道：「順道追蹤我吧！」話音未落，她已經又在手機上多按幾個按鍵。「好了，還你吧。」狄美亞把手機端正地還到了穆青松手上，似乎在示意惡作劇終於完結了。

穆青松怔怔看着手裏的手機，不發一語，然後動身離開店鋪。直到他大半個身軀步出店外，店長才如夢初醒般地對他的背影喊道：「多謝光臨，請再光臨！」

「不要轉頭就刪掉程式哦！」然而穆青松在閉門最後一刻聽到的，卻是狄美亞喊的這句說話。

走了幾十步，轉了兩個街角，穆青松在大馬路前停下來，靜靜望着眼前的璀璨夜景。他看一看手機上的時間——是十一時四十分。已經耽誤很多時間了，穆青松心想。然而他也沒有甚麼能做的。

穆青松把手機放回褲袋，按照本來的計劃，一直走到地鐵站，然後乘車、回家。

* * *

梳洗完畢，穆青松坐在沙發上，看着掛在牆壁上的時鐘——已是半夜一時十五分。

鐘面上的秒針快速地跑，分針穩速地走，時針慢速地爬。

可現在不是看時針爬的時間，現在是睡覺的時間。穆青松心想。

他繼續看秒針快速地跑，分針穩速地走，時針慢速地爬。

穆青松閉上眼睛，聽着這片熟悉的肅靜。不知道是這房間的死寂難受點，還是剛才在關東煮店說錯話時的靜默難受點？

想着想着，穆青松又睜開了眼睛。睡不着就會不精神，可是睡不着就是睡不着。他注視着牆壁上的時鐘，突然記起剛才離開關東煮店時發生的事情。

從茶几上拿起手機解鎖，找到那新安裝的應用程式，穆青松正準備把它刪掉，卻又忽而猶豫起來。

穆青松凝望手機屏幕良久，最後改變主意。

他打算先看一看裏面的內容，才把程式刪掉。

打開自己那還是空白頭像的私人帳戶畫面，下面列出自己「追蹤中」的兩個帳號，其中一個帳號的名稱是「一期一會。日式關東煮」，另一個帳號顯示的是一個英文名字，叫「Miria_Decker」。穆青松一怔。

打開「Miria_Decker」的帳號，頭像顯示的正是剛才那少女。她剛剛分享了一張新照片，只見她正身處酒吧，拿着五顏六色的雞尾酒自拍，玩得不亦樂乎。

穆青松繼續瀏覽帳號裏的其他相片：昨天新買的名牌手袋，剛剛週末在高級酒店吃下午茶，一個月前在外國海灘的泳裝照片……每一張都是很典型的享樂照片，每一張都有最少五百個讚好。看來她追蹤者眾多，穆青松心想。

追求者說不定也很多。

穆青松眉頭一皺。他沒興趣知道她有沒有追求者。

他繼續瀏覽更舊的帖子。二零二零年、二零一九年、二零一八年……有如一個時光倒流的旅程，帖子的內容逐漸變得簡單——不花巧的街頭美食，平凡的城市掠影，偶爾有些略帶趣味的旅行照片——讚好的數目也逐漸少起來。穆青松隨手挑了一張藍天白雲青草地的照片檢閱，看到照片的標題寫了些感言：「如果能像風箏般自由在藍天飛翔就好了……」，還有十六個讚好。

真矯情。穆青松心想。

可是，高興也好。

穆青松繼續一張一張照片地看下去。他似乎已忘記了時間，甚至可說看得不能自拔，一直到最後一張照片。

那是一張二零一六年發佈的單人自拍。照片裏的她輕輕伏在桌上，精靈的眼睛透出幾近童真的稚氣，想是初中生的年紀。

穆青松仔細觀察她臉容，只見她的頭髮不像現在漂染，卻有自然的幼細棕髮；她的眼睛雖然沒有帶美瞳隱形眼鏡，卻是自然的深棕色的眼瞳；她的臉蛋雖然沒有化妝，面容輪廓卻不像一般亞洲人。再看她的帳號名字——「Miria Decker」，她似乎是個混血兒。

這張「歷史遺物」級的照片只有三個讚好。照片的標題只有簡單一句：「Hello Instagram!」，還有一個微笑表情符號。

穆青松僵着身，呆望着手上的手機，沉默半晌。

「你是不是覺得我的中文名字很奇怪？」狄美亞的說話在穆青松腦海浮現。

他的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。

(待續)

第二章

穆青松猛然睜開雙眼。

窗外的陽光和牆上的時鐘讓他知道，現在是早上八時半。

儘管遲到上班即將成為既定事實，穆青松卻沒有訛病翹班的打算。他匆忙從沙發滾下來，在五分鐘內梳洗更衣甚至穿好皮鞋，拿起公事包就衝出大門。剛離開公寓大廈，穆青松發現自己遺留了手機，只好又折返家裏。在茶几上撿起手機，他從手機看一看時間——是星期二上午八時三十九分——還看到屏幕上方顯示手機只剩絲毫電量。

這電量倒是比想像中能熬，穆青松默想，內心同時莫名地泛起些微厭惡感。

回到辦公室，剛好是早上九時半。雖說是遲到了半小時，可是在這個動輒加班到天昏地暗的公司來說，幾乎是可以諒解的事。穆青松剛剛安頓好，坐在旁邊的同事隨即探頭過來向他搭訕。

「早安Quinton！很少見你遲到呢，昨晚加班了？」

「嗯，晚上十時多才走。」

「哈！還以為你病倒了，差點打算發訊息問你是否請病假。」同事笑說。穆青松沒有回應，同事笑着打圓場說：「你太辛苦了，遲到一點也沒關係呀，反正你也會加班補回來的，哈哈！」

穆青松還是默不作聲。他低頭看看手裏的手機，它現在真的沒電了。

為手機插上充電綫後，穆青松抖擻精神，又再開始工作。

到了午飯時間，穆青松回到昨天那連鎖咖啡店，點了一杯熱咖啡和三文治。在咖啡店的戶外桌椅坐下，他一邊吃午餐，一邊回想昨晚發生的各種事情。

到底自己是甚麼時候突然睡着了？穆青松對此尤其納悶。在辦公室加班也好，在家裏失眠也好，這些都不是新鮮事，甚至可以說是他的日常，倒是突然就睡着——甚至睡過頭——這一點讓他很費解。

想到這裏，穆青松把已在辦公室充好電的手機拿出來。把電話解鎖後，穆青松找到那個被強行下載的社交媒體程式。穆青松躊躇片刻，最後還是把程式刪掉了。

回到辦公室，穆青松繼續勤勤勉勉地工作，直到晚上十一時，順帶抵銷了今早遲到的罪疚感。收拾好東西，離開辦公室，穆青松孤獨一人在巴士站等候。巴士來到，穆青松隨之上車。車門關閉之際，他身後卻突然多冒出一位趕上巴士的乘客。

「嗨，Quinton！」乘客說。

穆青松訝異地轉頭望去，發現是同事小張。

「你好，小張。」

「大家都這麼晚下班啊，真要命。」小張笑着抱怨。

穆青松嘗試擠出微笑，也嘗試想些閒聊話題，可是他就是做不了。於是他只好內斂地對小張點頭。

「我到上層找座位，再見！」小張道別後往巴士上層走，穆青松目送同事走上樓梯。

小張真是個體貼的人，穆青松心想，然後隨即感到一陣懊惱。他走到巴士下層最後排，在靠窗的位置坐下，頭顱靠着車窗，透過眼鏡和車窗兩層玻璃，靜靜地凝望街景。

如果可以的話，穆青松會一直把頭靠在窗邊凝望街景。

他還會一直凝望，他能看着街景三小時都不生厭。

怎麼可能生厭？車窗外的世界每分每秒都在改變，街上的生物死物千變萬化。就算是堵車，看着鄰車司機乘客的表情，也是很有趣味。

穆青松多想就這樣一直把頭靠在車窗，等巴士去到總站，司機叫他趕他也不走。可是這樣的行為，是奇怪的。

會這樣做的人，是更奇怪的。

穆青松緊皺眉頭。他覺得頭很痛，連續兩晚的加班和昨晚的遭遇讓他體力透支了。他脫下眼鏡，用手指略略按揉眉心，再戴回眼鏡，從褲袋取出手機，用拇指無意義地撥弄着屏幕。就算沒有任何東西要看，他這樣做最少看起來合群一點，可以減低被投以奇異目光的機會。

(待續)

第三章

星期三早上，穆青松一如既往地上班。回到辦公室，坐在旁邊的同事又向他搭訕了。正當穆青松以為她又準備評論他的作息時間，同事卻說出了讓他訝異的話題。

「Quinton，你竟然玩Instagram了？」

忽然在辦公室的環境遇到這樣的問題，這讓穆青松感到很突兀。

「你……你怎麼知道的？」穆青松嘗試掩飾自己的不安。

「我看到程式說我通訊錄裏有朋友新加入了，一看發現是你。」同事喜孜孜地說，仿佛發現了甚麼驚人秘密似的，這讓穆青松更不自在。「我追蹤了你，你多發點帖子吧！」同事笑說。

穆青松想告訴她，自己已經把程式刪掉了。可是這會引來更多追問，而且穆青松知道就算程式刪掉了，已開設了的帳戶也依然存在。

於是他只好客套地說一聲「好的」，禮貌地說一聲「謝謝」。

忙碌幾小時後，又迎來午飯時間。穆青松覺得自己並不餓，而且小張剛把季度數據交過來了，穆青松希望盡快把數據寫進董事會報告裏，於是他決定放棄吃午飯。附近幾個同事離開辦公室，吃完午飯又回來了，穆青松還在自己的座位裏埋頭工作。

「Quinton，你沒有外出吃午飯嗎？」回來的同事好奇地問。「早知把你叫上，和我們一起吃飯嘛。」「對啊，不值得為工作不吃飯，哈哈！」「今晚不要再加班了，早點回家吃晚飯吧！」同事們七嘴八舌地關心他，穆青松謝過他們的好意。

晚上六時正，下班時間，在同事再三催促下，穆青松終於離開了辦公室。

「沒關係，反正這些工作明天也會等着我。」穆青松心想。

走到巴士站，穆青松看到那蜿蜒的人龍，心中不禁納悶。不知何故，穆青松對停滯的、等待的人群，有一種莫名的懼怕感覺。他想轉為乘搭地鐵，以逃避這不安感，卻又想起那關東煮小店。

那晚之後，穆青松心裏暗暗發誓，不會讓自己再經過那關東煮小店——最少，不要在晚上經過它。

於是穆青松只好硬着頭皮，跟在長長的隊伍後面，慢慢等起來。

等待巴士中的人，無一不是在用手機——有些在玩遊戲，有些在用通訊程式，有些在看影片。穆青松也拿出自己的手機，看着屏幕，心裏暗忖應該要用手機做甚麼。忽而，他又記起那個程式。

乾脆把帳戶刪掉吧，穆青松心裏這樣盤算，同時悄悄地嘆了一口氣。

重新下載程式後，穆青松把程式打開一看，看到自己的帳號果然多了一個追蹤者——「happilily_0416」。

同事的名字叫Lily，是一個開朗的女生。穆青松依稀記得她在四月生日，一眾同事曾與她吃飯慶祝。把這個帳號開啟，看着頭像照片裏那一臉甜美笑容的女生，正是自己的同事。

觀看一個公開於網絡世界的帳號，怎麼說也不算偷窺吧？

穆青松這樣想，可是拇指往下滑時，他內心還是有那麼一點尷尬。

Lily的帳號反映她多姿多彩的生活，十來秒間穆青松已經閱覽近百張照片。有一點穆青松覺得有趣的是，照片裏的Lily看起來比他記憶中要高挑。穆青松觀察一張她在藝術館與雕塑的合照，照片用仰視角度拍攝，讓她看起來和雕塑一樣高。穆青松不禁莞爾，那個雕塑他見過實物，比他自己還要高出一個頭呢。

繼續往下滑，他看到Lily去年夏天在泰國旅遊的照片。穆青松記起當時她買了很多手信，還向同事抱怨自己曬黑了，卻也說那是她人生中最好玩的假期。打開其中幾張照片，裏面紀錄了她和朋友在陽光普照的海灘遊玩，在熱鬧的夜市飽嘗美食，在名勝古跡留下許多倩影。

眾多照片中，她在沙灘玩耍的泳裝照片可以說是最吸引目光，照片裏的她穿了性感的三點式泳裝，毫不吝惜地展示自己美好的身段，臉上還挂着她那招牌的燦爛笑容。這些照片讓人看得心曠神怡，讚好數目超過二百個，還有數不盡的留言。穆青松閱讀帖子裏的留言，留意到一個似乎是男生的帳戶寫下了一個評論。

這個評論稱呼Lily為「長腿女神」，還加插了一些耐人尋味的表情符號。

好奇心驅使穆青松按下這個帳號。

這個帳號的頭像是一輛黑色跑車，名字是一些英文粗口簡寫，沒有真人名字的端倪。翻閱照片集，裏面沒有顯示過帳戶真人的模樣，只看到一些紀錄日常生活寫照。這些照片大多加了特別的暗黑濾鏡效果，散發着神秘氣質。穆青松再仔細觀察，見到其中一個帖子的主題是一個巴士站。把照片點擊放大，雖然巴士站的細節用模糊濾鏡處理了，可是依稀能看出這正是穆青松所在的巴士站。照片標題寫着一堆粗口，咒罵着加班，咒罵着公司，咒罵着遲到的巴士，充滿大量怨氣。

穆青松看看照片的發佈時間，是星期一晚上十一時。

這個帳戶，就是小張吧？

穆青松腦海浮現出自己對小張的印象，再和屏幕畫面所見到小張的賬號，以及他發佈的生活照片對比起來。雖然穆青松知道小張喜歡觀賞跑車，也知道他和同居的女朋友養了兩頭松鼠狗（儘管照片集裏只有松鼠狗的照片，沒有見到女朋友的容貌），可是從帳號裏還能看到，小張有收藏打火機的嗜好，數量超過幾十個；他喜歡喝酒，偶爾會去酒吧輕鬆一下；他還會看血腥暴力題材的三級電視節目和電影，每次看完都會發表感想。

穆青松略感迷茫。

他本來以為自己對小張尚算認識，可是合作了好幾年，自己卻連小張有收藏打火機的興趣也不知道。

那些每天和自己共事的人，自己對他們也是毫不瞭解嗎？

突然，穆青松的背部被狠狠推撞。巴士已經到站了，隊伍焦躁地前進，對呆若木鷄的穆青松不會有任何容忍。穆青松順勢上了巴士，在擁擠的車廂裏攬着扶手，整個車程沒有再看過一眼手機。

(待續)

第四章

星期四趕走了星期三，迎來了星期五。

穆青松看看時鐘，是下午六時三十三分；再看看電腦屏幕上的文件，被修訂了五次的董事會報告「初稿」，總算成形了，不枉他昨晚通宵達旦地工作。

之後就是把這份報告呈交上級過目，被上級挑剔後，再修訂內容——或許要再加插幾個圖表——然後再交給高層過目，再被高層挑剔，再修訂內容……

穆青松盡量不去想得太遙遠。董事會會議正式開始前，這份報告還是難逃被修改的命運，但自己目前的責任已經完成了。把報告以電郵發出，把桌面收拾好，穆青松離開了辦公桌。運氣好的話，星期六和星期日也不用回來處理突發事務，可以星期一才回來。

踏進升降機，穆青松遇到了小張。小張一向很堅持星期五要準時下班，今天為了等董事會報告初稿定案，「捱義氣」在辦公室額外逗留了半小時，因此穆青松一見到他，第一句話是道謝，第二句話是道歉。

「別客氣了，」小張爽快地說，「又不是你害我加班的。」

穆青松站到小張旁邊，兩人面對升降機門並排站着。

「星期五了，下班去哪裏玩？」小張問。穆青松內斂地說自己沒有節目，回問小張是否和女朋友共晉晚餐。「我先去東區購物街逛逛，等女朋友下班，她臨時要加班呢！」小張說。

東區購物街有讓人目不暇給的時尚商店，可以說是潮流集中地。偶爾穆青松經過那區的紋身店、皮革製品店、二手古玩店，也會在櫥窗多看幾眼，甚至看得稍微出神。穆青松還記得，購物街末端轉角位置，好像有一家窄小的打火機專門店。

「是去買打火機嗎？」穆青松順口說出這句話，心臟隨即不由自主地揪住。

這句說話不應該出現，這句說話完全錯了！

「對啊！你怎麼知道？」小張驚奇地問。

穆青松壓抑住內心的恐慌。應該要和小張道歉嗎？應該要向小張解釋自己從何得知他的興趣嗎？小張會介意私人Instagram賬號被知道了嗎？小張他——

此時，升降機門打開了。

「再聊吧！快樂星期五！」小張疾步躍出升降機，有如一隻飛向自由大海的海鷗。

穆青松驚魂未定，卻必須強逼自己冷靜下來。步出商業大廈，穆青松一邊走，一邊調整自己的思緒。

小張果然是去買打火機，倒過來說，那個帳戶確實是小張。雖然小張沒有在帳號裏表明自己身分，可

是既然他在Lily的照片留過言，他張貼的照片也不乏私人生活的蛛絲馬跡——那些松鼠狗照片，穆青松在與小張閒聊時也見過不少——按理說，就算拆穿了那個「粗口帳號」就是小張，小張應該也不介意。

然而穆青松還是很不安。他拿出手機，打開程式，在搜尋欄輸入小張的帳號，再仔細查閱他的追蹤名單。細看之下，名單之中不但有Lily的帳號，還有業務部的Bryan。按進Bryan的帳號，他的顯示頭像是他本人。照片裏的他穿着整齊西裝，臉上掛着自信滿滿的笑容，帳號名稱還使用真實姓名。穆青松繼續翻閱，還看到另外兩三個能辨認出是同事的帳號。

直到這刻，穆青松才能肯定小張和其他同事在Instagram裏有所互動。既然如此，小張在帳號裏發佈的內容——包括收藏打火機的喜好——也就說不上是秘密，自己知道了也不算奇怪吧？

想到這裏，穆青松心裏才稍微安定下來，腳步也越走越慢，繼而停下。

穆青松停在路上，緊盯着手機屏幕。

盯到手機屏幕變暗，盯到手機自動上鎖，他還是凝視着那漆黑的玻璃鏡面，凝視着自己的倒影。

他覺得自己有點可笑，有點可悲，甚至有點噁心。

「又遇到你了！」忽而，穆青松背後冒出一聲清脆的叫聲，嚇得他全身猛烈抽搐了一下。

「你怎麼在這？」背後的聲音來到了穆青松面前，正是那個叫狄美亞的少女。為甚麼又和她碰上了？穆青松緊張地瞥視周遭環境——原來他正往地鐵站的方向行走，那關東煮小店就在眼前不遠處。

「餓了？」

如同上次見面一樣，狄美亞還是如此咄咄逼人。穆青松被問得語塞，只能支吾以對。

「我——這——」

「還裝蒜！快去吃晚飯！」猶如一個在裝指揮官的小孩，狄美亞蹬了一下腳，手指往小店的方向指過去。不用四處張望，穆青松已經感受到身旁路人的奇異目光。他覺得尷尬至極，甚至想逃離現場，可是他同時懼怕眼前的少女會做出更讓人意想不到的行為。他怔怔看着她，無法說話，也無法動彈。

穆青松這副猶豫不決的模樣想是很惹人煩厭，狄美亞不耐煩地伸出手，想拉住穆青松的公事包，可能是打算像牽狗一樣把他拖進店裏。

想到這裏，穆青松生硬地往後退了半步，讓狄美亞出乎意料地抓了個空。

穆青松還在掙扎是否要嚴厲喝斥眼前的少女，豈料狄美亞已經搶先發脾氣。她兇狠地瞪了穆青松一眼，不發一言，逕自往關東煮小店的方向走，進去時粗暴地趟開木門，還沒有把木門拉上。

也許是為了逃避旁人的批判目光，也許是為了給這場鬧劇自圓其說，穆青松勉強從腸胃掏出一些愧疚感，再走到那關東煮小店門外，打算從外面對她作一個道歉。

從門外望進去，只見狄美亞坐在店內最靠牆壁的那張高椅，她用雙手托着下巴，一副怒氣衝衝的樣子。

· 似乎無論穆青松說甚麼，她也不會聽。穆青松再往料理桌後方望過去，正好與滿臉疑惑的店長四目交投。店長看到穆青松，臉上的疑惑感更重了，他的視線把穆青松上下打量一番，又向狄美亞的方向瞧過去。這立即換來少女的斥責：「瞧什麼瞧！你自己有客人還不招呼，瞧我！」

穆青松還在擔心店長是否已把自己當作是欺負他外甥女的壞人，店長卻已把目光轉移回到穆青松上。

「歡迎光臨，」店長說。

穆青松凝望這淺窄的小店。他不肯定還未進店的自己是否有資格被稱為客人，可是他的身體——特別是他的腸胃——對裏面的一切，似乎有種渴求。

他欠身向前，往店裏走去。

* * *

進到店內，如同第一次光顧時那樣，穆青松還是順手拉開最近門口的椅子坐下。狄美亞對他投以一個鄙視眼神，卻未有惡言相向。

「要吃點甚麼？」店長問道，穆青松還是隨意地指向其中幾款食材。端上關東煮時，店長再問：「要不要喝點甚麼？」

穆青松掃視店裏的裝潢，發現牆上貼了幾張日本啤酒海報，金光璀璨的啤酒和柔滑豐滿的酒泡，可謂十分搶眼。穆青松盯着海報，心想上次來的時候好像沒見過它們。

「要喝啤酒嗎？昨天剛領了酒牌，可以賣酒精飲料給客人了。」店長留意到穆青松的目光，順勢向他推銷。

「我說舅舅你到底懂不懂做生意？」忽而，旁邊的狄美亞插嘴了：「這個古老石山，一看就知道不會喝酒。」

穆青松本有想過叫一杯啤酒，慶祝小店新領酒牌，然而聽到少女這番揶揄後，也許是為了賭氣，他打消了這個念頭。穆青松向店長禮貌地搖一搖頭，靜靜地拿起木筷子往碗裏夾。

整個過程中，穆青松感覺到狄美亞的視線一直沒有離開過自己。

當他咬下第一口食物時，他還聽到她嗔了一句「虛偽」。

「喂我說你啊，不光顧就別在我店裏蹲！」為了紓緩這異常緊張的氣氛，也為了保護這位難得的客人，店長對狄美亞下趕客令。「誰說我不光顧！給我一支啤酒！」狄美亞瞬速回擊，確立自己的顧客身份。店長百口莫辯，只好把瓶裝啤酒和啤酒杯端上。

「你這爛店，連生啤酒都沒有！」狄美亞笑嘻嘻地說，同時熟練地把啤酒全倒進杯裏。盈滿的泡沫剛好被酒杯邊緣包圍，不溢出一點一滴。

然後，狄美亞把啤酒放到杯墊上，單手按着杯墊，把酒推到穆青松面前，說道：

「敢喝嗎？穆青松。」

穆青松看看這輕佻的少女，又看看店長，再把視線轉移回來，盯着眼前的啤酒。

這算是甚麼？

這是挑逗嗎？這是挑釁嗎？她想從自己身上得到甚麼？

穆青松腦裏閃過各種揣測，身軀卻絲毫不動。少女的目光變得銳利，他知道她又準備高聲叫嚷了。

穆青松拋下手裏的木筷子，拿起酒杯，仰起頭來，把啤酒往自己的喉嚨直灌進去。

冰冷的啤酒令喉嚨不由自主地收緊，可是穆青松沒有理會，他繼續把啤酒往口裏灌，刺痛的凍感穿腸透肚，滲至心扉。到啤酒杯全空了，穆青松也再忍受不住，他拿開酒杯，用手捂着胸口，瘋狂咳嗽起來，咳得臉紅耳赤。他脫下眼鏡，痛苦地揉着通紅的眼睛，順道抹走那嗆出來的淚水。

要不是目睹全程，一個旁人如果只看到這刻的穆青松，或會以為他早已喝得酩酊大醉，不能自控。然而這空間裏除了穆青松外，還有店長和狄美亞。他倆難掩驚詫的神情，一直看着穆青松演出這場大出洋相的獨腳戲。

到穆青松喘定了，狄美亞拍起手掌，呵呵大笑起來。「我從沒見過有人這樣喝啤酒！你果然不懂喝酒！」穆青松睜着還是微痛的眼睛看着她。「原諒你吧！以後讓我多帶你去喝酒作樂，哈哈！」

從莫名其妙地被憎恨，到莫名其妙地被原諒，由始至終，穆青松不知道自己做錯了甚麼，也不知道自己做對了甚麼，可是他不想細究這一切。穆青松默不作聲，端起木筷子——盡快吃完，結帳離開，這一切就能完結了，他心裏這樣想——

「所以古代人，你有在玩Instagram嗎？」身旁的少女冷不防又拋出一條問題。穆青松想瞥一眼店長的臉色，卻見店長已轉過身，正對着盥洗盤清洗餐具。穆青松不知道這兩舅甥的關係到底是好是壞，可是他知道這裏的氣氛已經不像一間食店。

「喂，我在跟你說話！」狄美亞又再叫嚷。穆青松還未能反應，卻聽見她又笑了。「難不成已經喝醉了？哈哈！」狄美亞一邊嬉笑，一邊輕巧地拿起空啤酒瓶，調皮地用瓶口指着穆青松。

顯然，狄美亞現在的心情很歡愉。

穆青松雖然不擅交際，可是為了不再節外生枝，為了能平安渡過餘下時間，他決意迎合她。

想到這裏，穆青松輕咳一聲，集中精神，逼迫自己擺出一副喝酒後應有的放鬆模樣，說道：「有在用，可是不太懂。」

「真的假的？很容易啊！」狄美亞咯咯地笑了，她借勢向穆青松坐近，對他伸出手：「手機拿來，我教你用！」穆青松稍微遲疑，然後伸手進公司包摸索，裝作要找手機——雖然他明知自己把手機放了在西褲口袋。這個策略湊效了，狄美亞對他磨蹭的姿態顯得很不耐煩，嚷道：「算了，你看我用！」話音未落，她手裏已變出自己的手機，穆青松看到那手機殼貼滿閃亮的粉紅色水晶，可說是非常少女。

片刻之間，狄美亞已經把程式開啟。「這個版面可以看到其他人發佈的照片，這個版面——對了，

你弄了甚麼頭像？」穆青松支吾以對。「嘖，我自己看！」狄美亞的手指在手機屏幕上快速滑動，不消多久就把穆青松的帳號打開了，卻只見一個空白頭像。「怎麼你的頭像還是空白的？」狄美亞驚怒地高呼，仿佛受騙了似的。

「就說了不懂用Instagram。」穆青松緩緩地說。狄美亞用兇狠的眼神盯向他，可是瞬間又被其他內容吸引了注意力。「呵！看你！有一個追蹤者！」

穆青松沒來得及阻止，狄美亞已把Lily的帳號打開了。不僅如此，她還立即掃視帳號裏的帖子，把感興趣的照片一一放大細看，速度之快令人震驚。「這不是泰國嗎？呵，還去了那個海灘玩啊！好啊！」狄美亞一邊速覽，一邊加以評論，還不忘揶揄穆青松：「豔遇不淺啊你，古代人！」

「這是我工作的同事。」穆青松說，內心同時浮出難以言喻的懊惱感。他想阻止狄美亞瀏覽Lily的帳號，可是帳號裏的內容是公開的，他沒有任何阻止她的理由。忽而，狄美亞像找到稀世奇珍地大叫：「喂，這個不就是你嗎！」

穆青松同感驚奇，以致狄美亞把手機往他臉上塞時，他竟沒有躲避。

那是一張十餘人的大合照，由Lily手持手機自拍，照片裏的人都穿着上班族裝束。穆青松一眼認出背景是熟悉的辦公室，他甚至立即記起了大合照的由來——前年年初，公司宣布升職名單，Lily擢升為助理經理，大家紛紛送上祝賀，還準備了鮮花、賀卡、禮物等。Lily熱情地向大家道謝，還邀請大伙兒一起自拍合照，那歡樂氣氛歷歷在目。

當然，穆青松現在不是要回憶過去。他在人群裏尋找，看到架着黑框眼鏡的自己中規中矩地站在人群最側邊。細看之下，照片中的自己表情木訥，在滿臉笑容的同事之中，不免略顯奇怪。穆青松還想看其他細節，狄美亞卻已把手機拿開了。

「想不到你不但不懂喝酒，連拍照也不懂！」狄美亞毫不留情地取笑他，手指繼續在屏幕上瞬速滑動。「讓我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照片，哈哈！」

「那是不可能的，」穆青松說。

「為甚麼？」狄美亞反問。

Lily三年前加入公司，那張照片於前年拍攝。在這之前，穆青松和她沒有一起拍過照——事實上，在這三年間，像剛才那種場合的大合照也絕無僅有。這是一個簡單推論下得出的直接答案。

然而，眼前的少女需要知道這些嗎？

「我們沒怎麼合照。」穆青松避重就輕。

「為甚麼沒怎麼合照？」問題少女又來了。「我們只是普通同事。」「甚麼叫只是普通同事？普通同事就不能拍照？」「我們不是很熟。」「甚麼叫不是很熟？不是很熟為甚麼她又追蹤你Instagram？」

穆青松心裏暗暗叫苦。這沒完沒了的拷問是怎麼了？他暗地觀察店長，只見店長還在清洗餐具，毫無插嘴打算。穆青松不喜歡這種感覺，他害怕店長認為自己是在和少女調情——儘管他絲毫沒有這個意欲。

「喂！我在問你問題！你到底有沒有聽我說話？」穆青松感覺旁邊像坐着一個計時響鬧器，自己只要沈默多於三秒就會響起。抱着蒙混過去的心態，他含糊地回應：「嗯？剛才——對不起，我剛才——」這策略又再奏效了，狄美亞朝他手臂拍了一下，噘着嘴罵他：「真是的！別人說話時要專心一點！」

穆青松勉強擠出微笑。與人對答如流很困難，可是讓人憤怒失望這點，穆青松還是滿自信的。更重要的是，穆青松知道這些情緒不會揮之不去。果然不消一秒，狄美亞似乎又有新念頭，還變得神色飛揚。穆青松知道自己預測正確，可是他還未猜到狄美亞想做甚麼，她已雙手舉起手機，朝着穆青松的方向「咔嚓！」一聲，拍下一張照片。

穆青松愣了。

這完全超出他的預測，甚至超出他的理解，以致他只能呆呆地看着狄美亞，看着她喜孜孜地在手機上下按動。「呵！發佈了！」狄美亞洋洋得意地耀武揚威，並再一次把手機放到穆青松面前。

穆青松緊盯屏幕，這正是剛才一霎間拍下的照片，主角就是自己，背景就是這關東煮小店，身旁還有啤酒瓶。再細看畫面其他內容，他見到照片上加了一句英文標題：「chilling with mr handsome over here - he surely is starving lol <3」——大意是「在與一個帥哥聚會——看他多餓，哈哈」，再以一個心型符號作結。

「你——請你把照片刪掉，」壓抑着顫抖的聲音，穆青松強裝冷靜地說：「這並不——這不洽當。」狄美亞瞅一瞅他，嘴角揚起一絲近乎妖媚的微笑，說道：「你不用怕呀，這是一個Story，限時故事。」

「甚麼——限時故事？」穆青松困惑地說。

「意思是，這帖文在發佈二十四小時後會自動消失，其他人就再也看不到。」狄美亞向他解釋。「我又沒有tag你——tag你懂甚麼意思吧？——反正我沒有提及你帳號，照片又拍得你模模糊糊的，根本就沒人知道你是誰，有甚麼好怕。」說着，她又露出一個蠱惑的笑容。

「還是說，你怕被誰看到會誤會了？妒忌了？你的女同事？啊？」

穆青松一言不發。更準確說，他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回應。他無力地偷瞧身旁的木門，腦裏幻想自己不顧一切地衝出去，逃離這小店，逃離這些人與事，逃離身邊的一切。

狄美亞自顧自地玩着手機，似乎對穆青松的異樣視若無睹。突然，她雀躍地歡呼：「啊，有一個回應！」穆青松的注意力被拉回店內，他回頭看着狄美亞。

「怎麼樣？想知道是怎樣的回應嗎？」狄美亞語帶挑逗地說。「那是我的朋友，他給了一個『驚訝』表情，呵呵。」

「看，又一個了——是誰？給了一個笑臉——嘖，是那八婆，嫉妒我嗎？不理會她.....嗯，閨蜜問我那是誰？又換男朋友了？哈，上當了！等我回覆.....『不...告...訴...你...』」狄美亞一邊自言自語，一邊七情上面地使用手機，臉上興奮得透出詭異神采。

穆青松看着她，心裏感到無比驚訝。這麼豐富多彩的情緒，這麼變幻無常的反應，穆青松不敢說自己

全都理解，可是也不會說自己不明不白。

然而，看着狄美亞執迷地回覆訊息，穆青松內心又隱隱覺得，這一切似乎充斥着空虛感——甚至，傷感。

「在想甚麼？」小小的計時器又再響起，看來她從未停止監視穆青松。「沒……沒甚麼。」穆青松遲疑地說。狄美亞狠瞪他一眼，對他嗔道：「我說你也應該發發帖子，學學怎樣用社交媒體，別被社會淘汰，古代人。」

穆青松默不作聲。

小店再次變得肅靜，還開始瀰漫曖昧不清的氣氛。

狄美亞變得不耐煩起來，她嚷道：「你反應真遲鈍！是不是餓傻了？你真是一個——」

「我沒有想發佈的東西。」

這句衝口而出的答覆非常無禮，穆青松一說完，恨不得把整句說話硬吞回肚子裏。可是狄美亞對獲得一個答案喜出望外，她眼睛發亮，興奮地說：「為甚麼沒有想發佈的東西？隨便找些甚麼發佈一下嘛！」她隨手在程式裏打開了一個帳號：「你就看別人的帳號參考一下，比如這個——哼，這個賤男不好——對了，要不你看我舅舅的帳號，他一天發好幾個帖子，全部無無聊聊的，簡直是個大閒人——」

「我沒有想發佈的東西。」穆青松再重複一次答案。

「我知道啦，就跟你說——」

「我說我沒有想發佈的東西！」
穆青松失控大叫，右拳「碰！」
一聲狠狠打在桌上，幾乎沒把啤酒杯震翻。

如果穆青松能分裂出一個尚有絲毫理智的自己，這個自己大概會及時把穆青松掐死，讓他不至於要面對自己惡行帶來的後果。

然而穆青松沒有超能力，更沒有道歉的勇氣。他緊握拳頭，低頭不語，一陣陣的昏厥感湧向腦袋。他無法抬頭看他身邊任何一個人，但他感覺到身旁的少女正在顫抖——他甚至懷疑自己聽到眼淚在她眼眶蕩漾的聲音。

狄美亞霍然站起，拿起手袋，從穆青松身後衝出了小店。

穆青松只覺天旋地轉，身體仿佛正脫離他的控制。他勉強攙着桌子站起，想衝出去叫停她——

「別追了。」一個平靜的聲音從料理桌後傳來。穆青松回頭一看，只見店長神色恬然地看着自己，竟沒有責備的意思。這讓穆青松感到更難堪，他拿出錢包，嘴裏喃道：「對……先付錢……對不起，啤酒的錢也……」

「別在意，真的不用追。」店長還是平靜地說。「坐下吧，你才是客人。」

穆青松愕然望着店長良久，最後慢慢地坐回原位。

「這丫頭就是這樣，口沒遮攔，總得罪人。」店長看到穆青松坐下來，嘆出這句話。

穆青松沒有作聲，店長再安慰他：「真的不用在意，這丫頭一直闖禍，我都習慣了。哎，我應該一早趕走她！」

穆青松還是沒有作聲，店長也沒有再說下去。

兩個男人靜靜地待在自己的位置，小店裏只有關東煮在熱湯鍋沸騰的聲音。

極度不適的身體感覺開始稍微消退，然而穆青松內心的煩躁沒有平靜下來。他不自然地乾咳兩聲，想嘗試找點說話——哪怕是廢話——填充這段空白，可是他實在擠不出半點思緒。

「要不要喝點甚麼？」仿佛讀到穆青松心意似的，店長問了一句恰如其分的問題。穆青松一愣，竟然不懂回答他。「要不再來一支啤酒？」店長問。穆青松稍微遲疑，然後點頭。店長為他開了另一支啤酒，端到他面前。

穆青松看着眼前的啤酒瓶，直接拿起瓶身喝起來——這次他沒嗆倒，還一口氣喝上差不多半瓶。

「我這個外甥女，滿可憐的。」店長拿起網勺，攪動鍋裏的煮物，延續剛才的話題。這出乎穆青松的意料，但他沒有打斷店長的說話。「該怎麼說呢？她又不是壞孩子，就是貪玩，書又不讀，我姐又不懂教她，兩個關係又不好，總之很麻煩吧。」

穆青松默默看着眼前的啤酒瓶，陷入沈思之中。

半晌之後，穆青松開口了。

「她是混血兒嗎？」

店長略顯驚奇，答道：「是的。」

「她父親是外國人？父母自小離異？你的姐姐獨力養大她？」

「是的，我姐當年在酒吧胡混時結識了一個老外，本來說要跟他嫁到外國，但生了那丫頭不久後就分手了，我姐就只好自己養大她。」店長對穆青松說，笑着補充一句：「你這，太厲害了，怎麼知道她那麼多事情？她告訴你的？」

穆青松繃緊了嘴唇。

由第一刻聽到「狄美亞」這怪異的名字開始，穆青松已知道那絕不是正常的中文姓名；到之後看到她帳戶名字「Miria_Decker」，穆青松更能肯定這女孩的中文名字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。從她帳號裏的照片觀察她臉容，更可以看到那有別於一般亞洲人的輪廓——這在她多年前留下的那張照片更為明顯。

那張照片裏的她不施脂粉，撫心自問，煞是可愛；奈何穆青松與那時的她並無緣份，現在她已懂得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唯獨那雙眼瞳還是會閃出稚氣。再綜合她的態度與行為，一個年紀輕輕卻強裝成熟，又喜歡在燈紅酒綠中流連忘返的少女，正是來自混亂家庭背景的典型案例。

「猜的。」穆青松冷冷地說。無謂把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。

店長客氣地微笑，繼續烹調料理，竟然沒有問下去。這又是出乎穆青松的意料，可是他亦沒有繼續討論的意欲。沈默的氣氛又再回歸小店。

穆青松拿起啤酒瓶，緩緩再喝上一口，順道環顧小店的裝潢。「敝店開張才三星期，很多東西還未上手，請多多指教。」仿佛又再一次讀到穆青松心意般似的，店長主動向穆青松介紹小店。

穆青松沒興趣知道這店開張了多久，可是他確實有別的東西想知道。

「為甚麼開這店？」穆青松問。店長謙謙地笑了，答道：「這個呀，怎麼說，就是人到了某個年紀，想創業吧。」

「在這區開這樣的店？」穆青松續問。金融商業區的店舖租金可絕不便宜。

「對，這裏人流還不錯，小食店又容易經營，所以就開了。」

穆青松沒有答話，再喝一口啤酒。

「中午的時候顧客不少，很多辦公室女士過來買碗關東煮當午餐，又快又方便。」店長笑着說。

穆青松還是不說話。他覺得很疲累，着實不想再在這小店繼續逗留。於是他快快把啤酒喝完，拿起筷子把餘下三兩件煮物往口裏塞，再拿出錢包。店長看到他的舉動，沒等穆青松開口，已通情達理地準備結帳。

「謝謝你，承惠五十八元。」

穆青松揚起了眉額。這金額只算了一碗關東煮和一支啤酒的價錢。

「那支不算，當店送的。」店長爽快地答道。

穆青松沈吟不語。他從錢包拿出一百元，放到收銀盆子上。店長收過紙幣，正準備找續，穆青松卻已逕自步出門外，離開了店舖。

(待續)

第五章

「確是爛店。」甫出店鋪，穆青松從心底斥出這句咒罵，儘管那只是輕聲至極的自言自語。他把步伐加快，急促地在大街大巷中穿插遊走，彷彿想在摩肩擦踵之間把剛才的經歷洗刷掉。數不清的陌生人在自己身旁擦過，穆青松感到頭腦越加混亂。是因為剛才喝酒太急了？還是自己實在太累了？

稍一失神，穆青松迎面撞上一個正在低頭用手機的行人，兩人猛烈碰撞，差點雙雙倒下。

行人似乎覺得這難以置信，他向穆青松投以一個驚怒的表情，嘴裏向穆青松噴了一堆粗言穢語，大意为斥責穆青松走路不看路，絆死不可惜。穆青松沒有與他辯駁，卻也沒有對他道歉，任由行人對自己施以辱罵。

行人自然不可能咒罵穆青松到天荒地老，他拋下最後一句粗口，發洩完畢後繼續趕自己的路。

穆青松呆站原地，耳朵嗡嗡作響。哪怕頭腦沒有聽進那些謾罵，單單是那音量，也足以對聽覺神經帶來傷害。

穆青松抬頭看着毫不漆黑的夜空，心裏泛起內疚的感覺。

應該發怒時選擇沈默，應該容忍時失控爆發，他很厭倦這樣的自己。

然而，他又能做甚麼呢？

穆青松合上眼睛，無力地嘆息。再睜開眼睛，他拿出手機，打開了那個程式，儘管他不知道自己期望在裏面看到甚麼。也許他想看到狄美亞發佈了甚麼帖子，顯示她已經去了哪個新酒吧尋歡作樂，好讓自己能稍稍減低剛才對她失控發脾氣的罪咎感。

打開少女的帳號，卻看不到任何新發佈的帖子。

不僅如此，穆青松發現連剛才拍下自己的那個限時故事，也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她刪除了那個限時故事。

穆青松全身像受到猛烈電擊，腦海一片空白。

在稍微恢復意識之時，穆青松發現自己已推開了好幾個路人，身體正往回頭路跑。一個路人搭住了他肩膀，堅持要他道歉賠罪。

穆青松把路人的手推開，他現在只想拔足狂奔，哪怕現實的自己腳步蹣跚。拐了一個街口，只見眼前的路人增無減，穆青松不想再與任何人碰撞，隨即向身旁的小巷衝進去。小巷燈光昏暗，穆青松沒看到棄置在地上的建築廢料，一股勁兒撞進了垃圾堆上，狠狠地摔了一交，連眼鏡也撞歪了。

倒在地上的穆青松想爬起身再跑，可是身體已再沒辦法榨出任何氣力。即使渾身用勁，他也只能夠用雙手把自己勉強撐起，不至於繼續趴在地上。

穆青松掙扎着坐起來，把背部靠在小巷牆邊。

他很想大叫，很想哭喊，可是無力感重重地壓着他。他沒法趕走這些感覺，只能絕望地感受它蔓延全身。

* * *

大街上人來人往，對小巷裏的事情不知不覺。過了若干時間，穆青松感到外面的人潮逐漸減退。他張眼往大街方向望去，看到外面行人寥寥可數。雖然穆青松不知道自己坐在這地上多久，可是他實在已很熟悉這個金融商業區，星期五晚上配以這樣稀疏的人流，肯定已是深夜。

拾起掉在身旁的手機，查看現在時間，已是晚上十二時二十分。地鐵尾班車還有十分鐘開出，如果這刻起程直追，應能剛好趕上，可是穆青松真的沒力氣了。他繼續坐在地上，嘗試把精神集中回來。

無數思緒不斷在腦裏明明滅滅，可是穆青松不想放棄，他再次努力把精神集中。

昏亂之際，穆青松突然想到，也許可以看看手機提神。

於是他把手機解鎖，關掉了低電量警示，打開了Instagram。

翻閱狄美亞的帳號，依舊沒有任何新帖子，而那個限時故事也不見蹤影，仿佛從未存在過一樣。

她現在安好嗎？

她恨自己嗎？她被自己傷透了心嗎？還是一早已把自己忘掉了？穆青松有千個問題想問她。然而看着程式裏的訊息鍵，明明彈指之間就能給她發訊息，可是穆青松不想這樣做。

他用拇指把程式畫面向下拉，嘗試刷新內容。還是沒有新帖子。

他重複刷新幾遍，幾十遍，幾百遍。還是沒有新帖子。

低電量警示再度出現，穆青松再把它關掉。「我到底在做甚麼？」穆青松不禁反問自己，同時無聲地嗤笑了一下，像是要嘲諷誰似的。

退出了狄美亞的帳號版面，穆青松在程式裏觀看其他內容。按進探索頁面，海量照片湧現眼前，讓人目不暇給。穆青松聽說現今的社交媒體程式經過大量優化，無論是內容或排版都經過刻意策劃，務求讓用戶看到上癮，看到不能自拔——可是真的投入其中時，這些理論全都拋諸腦後了。

他往下滑動，看到一張又一張引人注目的照片：風景、美食、美女、時裝、時尚、玩意、明星、電影、電玩、八卦、新聞源源不絕的資訊映入眼簾。看着這些美輪美奐的照片，穆青松感到心底慢慢揪住，一種悲涼感覺漫溢於胸膛。

每一張照片背後都是一個個真實用戶，都包含着一個個故事。這些人背後都藏着甚麼過去？他們在發佈帖子時都有甚麼想法？

他們想得到讚賞嗎？他們想得到認同嗎？

他們想得到人氣嗎？他們想得到虛榮嗎？

他們希望分享自己的感受嗎？不管那是快樂、悲傷、痛苦、憤恨？

他們希望被理解嗎？

他們渴望自己的故事被知道嗎？

穆青松輕輕仰頭，把後腦靠在牆上，把眼睛合上。這一切都太沈重，太令人疲累了。

稍作休息，他又再睜開雙眼。

還是要提起精神。

穆青松再低頭看手機。應該找些甚麼來看？凝視程式首頁良久，他腦海突然浮出一個念頭。打開搜尋欄，輸入「#打火機」關鍵詞，再按下搜尋鍵，一堆以打火機為主題的帖子出現了。穆青松憑直覺挑選某幾張照片翻查，竟真被他找到他預想會見到的東西。

那是一張一小時前發佈的帖子，照片加了暗黑濾鏡效果，展示着一個精緻華麗的打火機。打火機機身是黑色金屬外殼，上面有玫瑰花和骷顱頭圖案，頗有搖滾風格。發佈帖子的是個以黑色跑車作為頭像的帳號，亦即是同事小張。穆青松看看圖片的標題，見到小張如實申報這個打火機（他稱為「寶貝」）是在等女朋友下班時買的，還說這個是限量版，想不到僥倖讓他買到。

目前為止，這張照片只有一個讚好。

雖然穆青松也為小張買到心頭好感到高興，可是看着那心型點讚符號，他實在無法按讚。

穆青松繼續查看其他打火機主題照片，總數量竟是數以十萬計。林林總總的帖子呈現眼前，涵蓋各種與打火機相關的題材，包括款式、設計、保養知識等。穆青松不禁感嘆，世上的打火機收藏者竟是如此的多，而僅僅是打火機，都能有這麼多學問。假如自己也能有這樣的嗜好，相信會是一件挺快樂的事。小張的帖子有種獨特風格，在眾多打火機照片中頗為突出。穆青松把照片打開，看見大部分也只有幾個讚好，較多的也只是十幾個讚好。

然而，看着這些精心修輯過的照片，穆青松又覺得，區區讚好數目不能代表甚麼。

穆青松閉起眼睛，緩緩抒出一口氣。他嘗試幻想自己哪天拍下甚麼有趣的東西，或是無聊的東西，加上幾句標題，然後放上網絡分享。

或者只是，僅僅和人分享。

想着，穆青松的眼眶濕了。

穆青松托起歪掉的眼鏡，用手擦掉淚水。他按住地面，扶着牆壁，使出力氣，再使出力氣。

縱然顛顛巍巍，他終究還是站起來了。

（待續）

第六章

星期六日整整兩天，穆青松也在家中度過；其中大部分時間，他是在床上度過。他自覺很不適，可是不喉痛不咳嗽不流涕，量兩次體溫也沒發燒。姑且當是宿醉吧，他這樣說服自己。

躺在床上，只要不是睡着，穆青松就是在用手機瀏覽那個程式。他沒有新追蹤任何帳號，也沒有讚好任何照片，可是他瀏覽了近乎所有他能想象的內容，假如厭倦了一個主題，他隨手就會找一個新主題來看。瀏覽照片時，有時候他會被帖子裏所標籤的其他主題吸引，隨之又被帶領去一個未知的新領域繼續探索。

每隔一段時間，他又會去檢查他所追蹤帳號的動態——雖然也就只是那麼兩個。

首先是關東煮小店。穆青松發現關東煮小店自開店以來，每天都會發佈最少一個帖子，時間不定，有時候是開店前，有時候是營業中，有時候是關門後。帖子的內容也不一定與關東煮有關，照片的主角可以是門外經過的流浪貓，新購入的貨品倉存，或是來探訪店長的朋友。哪怕是星期日——也就是小店的休息日，帳號還是會發一個以「是日休息」為主題帖子。在穆青松眼中，這好像小店每天都在對這個世界打招呼。

在細心翻查後，穆青松更找到店長的私人帳號。雖然穆青松很有興趣看店長的私人帖子，然而這帳號加了私隱設置，必須經帳戶批准才能看到內容。穆青松左思右想，最後放棄了申請追蹤的念頭。雖說是有興趣了解一個人，可是要是稍有興趣的帳號就要追蹤，自己難道要把全世界的帳號統統關注嗎？

至於另一個帳號，也就是狄美亞的帳號，穆青松在星期日下午四時十一分，終於等到他所期盼的事情——她的帳號有新動態了。

不得不承認，看到她臉龐的一剎那，穆青松呼吸都屏住了，心臟猛烈撞擊着肋骨。定過神來，穆青松才能開始閱讀她的帖子。

帖子裏的狄美亞打扮光鮮，臉上掛着燦爛笑容。她正在一個明亮的地方享用英式下午茶，金色食物架上放滿精美茶點，旁邊還放了一杯香檳。帖子才發佈了五分鐘，已經引來三十多個讚好，還有人留言問她身在哪裏。穆青松看到帖子的「打卡」位置分明寫着她正身處某五星級酒店餐廳，不禁感到納悶。

當然，這一切又不及那可人兒重要。照片裏的她縱情享樂，雖然這不是穆青松嚮往的生活模式，可是她的笑臉是多麼好看，讓人不禁遐想要是能和她共度下午，會是一件賞心樂事。

然而，穆青松又想起了她的眼淚。

這刻若是再次與她碰面，莫說坐下聚餐談天，她大概連半個微笑都不會擠出來。

穆青松很想對她道歉，可是坦誠地說，他也期望道歉後，可以獲得真摯的原諒。看着照片裏笑盈盈的狄美亞，穆青松實在不願想像她在聽到自己道歉之後，可能會作出尖酸刻薄的嘲笑，或是得勢不饒人的指罵。假如要目睹她變得面目猙獰，他寧可與她從此不相見，任憑她怨恨自己、忘掉自己。

反正他倆本不相識，這段關係隨時可以消失得無影無蹤，有如那個限時故事。

想着想着，穆青松不禁黯然。他離開了狄美亞的帳號版面，繼續瀏覽其他內容，渾忘了時間。

(待續)

第七章

一個星期過去，另一個星期到來。一個星期再過去，另一個星期再到來。穆青松還是如常地工作，忍受舊的無奈，迎接新的挑戰，該加班時加班，不該加班時也加班。

唯一不同的是，在工餘小休時，穆青松會拿出手機瀏覽Instagram。他鄰桌同事Lily留意到他的新嗜好，熱心地充當他的使用教學導師。作為禮尚往來，穆青松追蹤了她的帳號，剛好穆青松是她第一千名追蹤者，這讓Lily很高興。穆青松雖覺莫名其妙，卻也感到欣慰。

除此之外，穆青松也追蹤了小張的帳號。

那是發生在某次例行內部會議之後。會議中，集團旗下各部門一如既往地針鋒相對，物流事務部的主管（也就是穆青松的上司）對市場部猛烈抨擊，點名批評他們的下級（也就是小張）做事粗疏，藉機嘲諷他們上級不善管理。市場部主管不甘受辱，自然也要在物流事務部找個人員羞辱。

「其實你剛才說的問題，根本每個部門也有責任，我想說其實你們物流事務部的工作效率也很差勁，特別是Quinton，上次董事會報告的統籌真的做得很慢很亂，帶給人很多麻煩，連累各位同事都很辛苦！」

會議之後，各部門主管瞬間離席，其他員工留在會議室執拾寒暄。隸屬市場部的小張主動找穆青松聊天說笑，他甚至勸穆青松不要在意那些無謂批評，仿佛剛才的罵戰與自己無關。

穆青松默念片刻後，無緣無故地問了一條問題。

「小張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你為甚麼喜歡打火機？」

經過一輪鬧哄哄的討論後，小張知道穆青松開設了Instagram帳戶，看過自己的帳號，他對自己的興趣直認不諱。

「打火機好看實用嘛，『噠』一聲點火，把無謂的麻煩人統統燒光！哈哈！說笑啦！」

小張的答案言猶在耳，穆青松不時思索箇中意味。在當面徵詢並獲得小張的同意後，穆青松正式追蹤了他的帳號。逐漸地，穆青松和更多同事互相追蹤，共同話題也變得多了。

因着一個社交媒體程式，穆青松和其他人的距離，彷彿要縮窄了一些。

可是有一些距離，穆青松感覺無論如何仍是無法拉近。

幾個月以來，穆青松每天下班均是坐巴士回家。他不想前往地鐵站，不想在路上經過那家關東煮小店，不想再次遇到那些人與事。

然而只要稍有空間，他又會拿出手機觀看Instagram，檢視關東煮小店和狄美亞的動向。小店依舊每

日發佈帖子，少女依舊每夜耽於逸樂，而穆青松不會錯過每個更新。他會揣摩每張照片的細節，細閱每段標題的內容，他甚至會留意每個帖子的發佈時間，看看能否從中猜度這些人的生活規律。

當然，就算懂得一個帳號所有內容，也不見得就懂得一個人。

他們在網絡世界之外，到底過着怎樣的人生？

穆青松想像了很多可能，可還是沒有答案。

(待續)

第八章

星期一下午十時四十三分，金融商業區XX商業大廈三十七樓，YY國際貿易集團物流事務部。

物流事務部穆經理的辦公桌上堆滿了各種文件，電腦熒幕充斥着大量檔案和電郵。按理說，辦公桌的主人應該忙得不可開交。

然而這刻的穆青松，正對着手機屏幕發呆。

自上星期一開始，狄美亞的帳號已整整一週沒有任何動靜。她沒有發佈任何新的帖子，沒有發佈任何限時故事，她甚至完全沒有在其他帳號讚好或是留言，整個人彷彿在網絡世界消失了一樣。為了不錯過她任何上線時刻，穆青松幾乎二十四小時都在監察她的帳號。苦候一星期，穆青松換來一落千丈的工作效率，卻完全沒有看到她的動態。

「沒有消息」也是一種消息，穆青松不斷猜度各種可能性，同時又不斷推翻自己。也許她去旅行了？可是按照過往紀錄，她去旅行必定會公告天下。也許她遺失手機了？可是一週過後還沒有購置新手機，在現今社會不可能生存。也許她出意外了？可是關東煮小店的帳號運作如常，帖文亦無異樣，店長也不像是親人出意外還能保持平靜的人。

穆青松想了幾百個「也許」，可還是沒有一個答案。

下午十時四十四分，穆青松再一次刷新程式版面。還是沒有她的更新。穆青松又再陷入萬千思緒之中。

也許她.....也許她.....也許他.....

穆青松感到頭痛欲裂。他把額頭擱在辦公桌的文件山上，眼睛緊緊閉上。

也許，自己應該放棄。

穆青松勉強擡起頭，看着凌亂的辦公桌。他嘗試把精神集中在工作上，這幾天他差勁的表現已讓他熬了不少責罵。拿起其中一份文件，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數據，穆青松感到頭昏腦脹。

不過是一些文字與數字，為甚麼看起來是如此陌生？

自己已經到極限了嗎？

穆青松再把眼睛閉上，他感到自己要失控大叫。現在辦公室空無一人，他就算高聲叫嚷也不會妨礙別人。可是就算大叫了又如何？

穆青松再把眼睛打開，怔怔盯着眼前的文件山。

他到底能做甚麼？

忽而，他腦海浮現出一個念頭。

下午十時四十八分，穆青松拿起手機，鏡頭對準眼前的文件山，拍了一張照片。回到Instagram，穆青松按下了至今還沒有用過的功能——「發佈帖子」。

從手機圖庫選出那張文件山照片，縱然文件上的內容不可見，穆青松還是刻意加了特強的模糊濾鏡效果，讓人只能依稀看到這是一大堆紙張。照片準備就緒，程式引導用戶為帖子加上描述。

應該要寫些甚麼呢？穆青松思量着。他想起自己見過的各種照片，各種帖子。

見盡「人生百態」的他，面對自己的生活，到底想加上怎樣的描述？

穆青松看着程式裏的文字輸入欄，思索良久，終於寫下簡單一句：

「我想死。」

按下發佈鍵，穆青松就這樣發表了他第一個Instagram帖子。

五秒之內，程式的心型通知鈴鐺響起了，代表有人對他的帖子作出回應。

穆青松不禁訝異，這些人是每分每秒都在使用程式嗎？

當然，他沒有資格批判別人。按下通知鈴鐺，原來是帳戶「happilily_0416」——也就是同事Lily——在他的帖子留下評論。Lily在他的照片留下三個代表極度驚訝的表情符號，加上一段同樣表示極度驚訝的文字：「Still at office????!!!」

「你還在公司嗎？！」穆青松看着她的留言，想象她真人一臉震驚地喊出這句說話，心裏竟然感到莫名感動。

他正想回應，卻見又有另一個用戶留言了——是小張。

他寫下：「屌...走啦...」

「我的天...走吧...」這是留言的意思。

穆青松看着這些留言，不禁笑了，甚至笑得眼有淚光。他依稀記起多年前使用社交媒體時的回憶。

那是網絡世界蓬勃發展的年代，社交媒體嶄露頭角。穆青松當時還是讀書年紀，同學之間在Facebook上分享各種玩樂合照，抒發各種心思心事。大家互相在對方的帖子讚好留言，透過虛擬互動建立真實關係。

一晃十多年，穆青松難以名狀，可是這種互動似乎一去不復返。

是網絡世界變了？還是自己變了？

鈴鐺又再響起，又有一個同事留言了，他和小張一樣，都在勸穆青松早點下班。

穆青松看一看時鐘，晚上十一時正。

再不下班的話，搞不好同事明早回來，發現自己只剩下身軀在這裏了。

輕抒一口氣，穆青松從辦公桌站起來，拿起公事包，離開了辦公室。

剛步出大廈，穆青松剛好看到巴士離開巴士站，來不及追上了。他心裏暗暗叫苦，這個時段的巴士班次稀疏，錯過了可要等上好一段時間。

看着空蕩蕩的巴士站，穆青松突然想起自己還沒有吃晚飯。

他猶豫了一陣，然後轉過身，往大廈的背面方向走，一直去到關東煮小店門前。

「歡迎光臨——啊，是你呀。」站在料理桌後的店長向這位客人打招呼。穆青松略略點頭，順道往店裏瞥了一眼。店裏空空如也，他又是唯一的客人了。

穆青松走進店鋪，往最裏面的座位坐下，順道隨意地點了幾款食材，店長純熟地把準備好的關東煮端到他的面前。

「剛下班？」店長和穆青松搭話。

「嗯。」

「真辛苦呢。」

穆青松沒有回應，店長也沒有再說下去，店鋪又再回歸靜謐的狀態。穆青松知道自己心裏有數不清的問題想問，數不盡的說話想說，可是他亦無意打破這片安靜的氣氛。

忽而，「霍！」一大聲，小店的木門被趟開了。

一個身材矮小，打扮性感的少女站在門口。

少女正是狄美亞。

縱然她臉上掛着一副怒氣沖沖的面貌，可她眼眸裏閃着的淚光，明白地訴說她受了冤屈。

「又吵完架了？」店長對狄美亞問道，然而狄美亞沒有搭理他。事實上，她根本沒有理會店裏任何事物，她跨過門檻，在最近門口的座位徑自坐下，繼而伏在桌上，把臉龐埋在雙臂裏。

憑着她顫抖起伏的肩膀，還有那微弱的啜泣聲，可以猜到那張臉龐此刻掛滿淚水。

穆青松默不作聲，店長靜靜地打理店面，讓時間緩慢而悄悄地度過。

過了好一段時間，狄美亞終於把頭抬起來。穆青松看到她通紅的眼睛恨意未減，可是眼淚似乎已止住了。

狄美亞看着店長，叫了一聲：「酒！」

「沒有。」店長漫不經心地說。「甚麼沒有？怎會連啤酒都沒有？」「賣光了，關東煮要不要？多送你一顆雞蛋。」「爛店！」

穆青松坐在一旁，靜靜看着這兩人爭執鬥嘴。他知道自己不會參與其中，可是看到店長似笑非笑、故作嚴肅的神情，聽到狄美亞逐漸恢復生氣的聲線，穆青松感到其中有種親切溫度。

突然，狄美亞的視線往穆青松的方向瞥去。單憑那尖銳的眼神，穆青松已能看出她要另找出氣口。

縱然穆青松曾記掛她的安危，也對她重現活力感到欣慰，可是他亦不見得因此就要白白受罪。

更何況，穆青松始終不明白，為何好端端一個人，非要對其他人露出鄙視不屑的嘴臉，非要說出言不由衷的惡毒字句。

剎那間，穆青松腦海閃過一個念頭。

「店長，」穆青松迴避狄美亞的眼神，對料理桌後的店長示意，同時把手指指往牆角堆疊的紙皮箱上的一箱波子汽水，說道：「請給我一支。」

店長喜出望外，瞬即把汽水開瓶奉上。

穆青松把這瓶波子汽水，輕輕推到狄美亞的面前。

「敢喝嗎？Miria。」

店長呵呵的大笑聲，沒能蓋過狄美亞那憤慨的叫嚷聲，更不可能掩過她那害羞得緋紅的臉龐。「你爛店！你爛客人！你爛關東煮！你們全都爛！」狄美亞越氣沖沖地高呼，店長笑得越高興，他甚至戲言要給她拍短片，放上網絡為小店作宣傳。穆青松依舊默默觀看，臉上卻不自覺泛起了淡然的微笑。

直到狄美亞和店長再也吵不下去了，穆青松才回過神來。看看手機，已經是晚上十一時五十七分了，可是穆青松感到自己尚有點精神。再望向附近的人，穆青松卻見狄美亞不知何時已拿出了手機，手指正在屏幕面瞬速滑動。

「手機到底有甚麼好看？」穆青松心裏一直埋藏的不甘與困惑，終於直接從口裏傾出，連穆青松自己也感到驚訝。

「無聊就看，不然做甚麼？」狄美亞不以為然地回答他，似乎她現在沒興趣和穆青松交談了。

穆青松默想片刻，繼續發問。

「剛才的事情，為甚麼不分享？」

「甚麼事情？」

「讓你悲傷的事情。」

狄美亞不耐煩地皺起眉頭，她對穆青松說：「我喜歡在網上發佈甚麼是我自由，要你管？」

「是呀，不是所有人也會把和渣男交往後被甩這種糗事放上網的。」店長故作正經地為狄美亞辯護，狄美亞差點沒有把汽水瓶往店長身上擲。

穆青松看着眼前的少女，腦裏掠過她曾分享的所有照片，甚至記起每一個帖子的讚數和留言。

只要她展露笑臉，賣弄姿色，一定不乏讚好，哪怕全是虛浮回應。

既然如此，誰又會把最真實的情感和想法公諸於世？

「是因為在意別人怎麼看你嗎？」穆青松聽到自己的聲線在顫抖，可是他讓自己繼續說下去：「你...你根本不應該在意這種東西。」

狄美亞顯得更不耐煩了，她向穆青松投以鄙視的目光，以嫌棄的語氣說：「你真煩！」

「喂，你又這樣了！」店長對狄美亞訓話。「人家好心提醒，你又不領情，我說你應該多跟這樣的人學習，別總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一起混。」狄美亞一聽，尖起嗓子嚷道：「甚麼不三不四？你有甚麼資格這樣說我朋友！」

穆青松想起狄美亞帳號那幾千個追蹤者。這些人當中，有多少是她真正的朋友，又有多少像自己一樣，曾經為她的「失蹤」擔心憂慮？

看着店長和狄美亞又再爭吵起來，穆青松想了一想，拿出自己的手機，開啟了程式。

「你們看，」穆青松把手機放到店長和狄美亞面前，本來在鬥嘴的兩人停下來，視線一起落在穆青松的手機屏幕上——正是穆青松剛剛發佈的第一個Instagram帖子。

「沒有人讚。」

穆青松幽幽說道，然後苦笑起來。

狄美亞看到這個不尋常的帖子，一臉不解，然而店長則看得開懷大笑，他說：「你也開始發帖了？很好呀！」穆青松看看坐在旁邊的狄美亞，看到她一臉困惑的神情。

穆青松意念一轉，把手機收起來。

「喂！我還未看完！」狄美亞又再叫囂。

「想看的話，多留意我吧。」穆青松說完，不忘補上一句：「說不定我還會發佈和美女一起吃關東煮的限時故事。」

在店長的笑聲和熱鍋蒸氣烘托之下，狄美亞的臉又再變得緋紅。

穆青松微笑起來。

時間帶動着穆青松的故事，徐徐而流，不再設限。

[全篇完]